

# 現階段的匪蘇關係

紀清寅

## 一 匪蘇關係惡化的基本因素

中國大陸共黨的匪偽組織，是由蘇俄所一手製造與培養而成的，而匪偽由建黨叛亂到竊據大陸，也是由蘇俄獨力暗中支助，逐漸擴張得以成功。毛匪在一九四九年六月紀念共匪建黨二十週年時，曾發表「人民民主專政」一篇論文，坦白承認沒有蘇俄的政治掩護及軍事支援，是竊據不了大陸，同時並宣佈要向蘇俄作一面倒的姿態甘居蘇俄的頭號奴才地位。回溯一九四八年，匪蘇兩個共黨政權間，即已產生了齟齬，一般都知道，共產集團的內鬨，以至演變到分裂，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諸如蘇與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分裂，蘇與阿爾巴尼亞的斷交，蘇與匈牙利、捷克的政治鎮壓等等。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蘇與南斯拉夫等各國的分裂，蘇共與蘇俄政府從未對事態表現過委曲求全以至長期的忍耐。當時的史達林和後來的黑魯雪夫都充分對之表現出大國強權主義的驕橫，有所持而無恐的態度。

至於蘇俄對共匪的分裂，則與以上幾個事例迥然不同，多年來經過若干事實證明其對共匪多方的退讓，百般容忍，不但從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被匪方認為蘇俄軟弱無能，更助長了匪幫的氣焰，以致使事態漸次發展成水火不相容的尖銳化地步。

分析匪蘇間關係的演變，不能不先瞭解其早年惡化的起因，這裏祇作概略的說明。匪蘇關係惡化的一些基本因素，有前期與近期之分，前期者約有五點：

(一) 共產世界的領導權問題：蘇共曾力圖維持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一元領導，根據蘇共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九六〇年莫斯科聲明，猶如共產世界的大憲章，假如說世界各國共黨一致尊重和奉行的話，莫斯科則理所當然為共產世界的最高政府，但共匪對該二項文件不僅不予信守，且公開指稱要與莫斯科及走莫斯科路線的共黨劃清界線，且不聽從領導。

(二) 核子分享問題：蘇共於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與共匪締結一項協定，雙方協議由莫斯科以一枚原子彈的樣本及其技術資料提供匪方。嗣後蘇共又後悔此一措施不當，認為倘若共匪對核子武器有所發展，一旦有杯葛事件以之對付蘇共，誠如養癰貽患，使蘇俄多年來企圖侵略中國大陸之目的有所違背，遂不予履行；因而觸怒共匪，在激怒之下，遂有「寧可不穿褲子，也要發展原子彈」的憤語。蘇共又進一步使共匪激怒的，是在共匪第一次試爆後，不久蘇即與英美急速達成協議，簽訂局部禁試核彈條約，繼而又進行禁止核子擴散的國際協商，在共匪看來，都是蘇共與英美玩弄的壟斷核武器的把戲。

(三)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策略問題：蘇共自一九五六年二十屆共黨大會以後，黑魔極力反對「個人的崇拜」，發動清算史達林，另外提出赤化世界的修正路線，稱之為「和平共存」、「和平過渡」、「和平競賽」三和路線；即所謂「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處，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可以避免」，「通過議會的形式，實現資本主義的和平過渡」，和「兩種不同制度實行和平經濟競賽」，這些都是共匪所堅絕反對的，當時共匪痛罵黑魔集團是「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在搞「資本主義復辟」的政策。

(四) 共產國家與非共國家的外交問題：共匪反對莫斯科不分敵友與英美簽訂禁試核子條約，尤痛恨蘇共在匪、印邊境糾紛演至戰爭狀態時，大量援助印度，這等於同美國合作假手印度對共匪作戰，以致破壞了共匪侵略拉達克，進一步入侵不丹和尼泊爾的陰謀計劃。

(五) 共匪要求蘇俄歸還掠奪的領土：共匪要求在沙皇時代經由不平等方式從中國掠奪去的約一百二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按事實上尚超過此一數字數倍之多），蘇共被迫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底派遣一個代表團與共匪進行談判。其後多年來的邊界談判，迄無絲毫成就與結果。

蘇共及走莫斯科路線的各國共黨認為最不能予以饒恕的，是共匪企圖以

「毛澤東思想」來代替馬列主義，接受奉行毛匪的思想，就是馬列主義的信徒和黨，反毛匪思想的就是現代修正主義者，就是資本主義者，就是反動派。毛匪亦一再指摘蘇共脫離了馬列主義而走上社會主義帝國的路線，稱之爲「蘇修主義」。於是彼此互相謾罵，迄無休止。

一九六九年蘇共在莫斯科召集第三次「世界共黨大會」，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會上發表演說，要求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其用意乃是一方面在圍堵毛共，另一方面來鞏固蘇俄在東亞地區的全般戰略地位，當時大會揭示三項集體安全原則：①放棄使用武力，②所有國家和平共存，③各國間友好合作。前二項乃針對毛匪出兵攻擊印度，珍寶島射擊俄軍，參加韓戰、越戰。至蘇俄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背景，乃是蘇俄在完成所謂多年來外交政策的重心——歐洲集體安全合作體系，要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兩大敵對的軍事同盟化干戈爲玉帛，蘇方既無西顧之憂，便可將注意力集中在東方，專事對付毛匪。

蘇俄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先是配合它對毛匪偽政權的軍事壓力，即在中國大陸邊境佈置重兵，在亞西、南亞爭取與國，完成半月形的包圍，這一內路線的包圍由東面海線延至南面，其用意乃在實施政治壓力，配合其他不直接作戰的方式，從而改變毛幫偽政權的路線，使之再倒向蘇方。

## 二 匪蘇鬥爭所產生的影響

匪蘇鬥爭的本身，是一種變態，任何一種變態都是要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不論直接抑或間接，匪蘇之間有十數年的鬥爭歷史。從互相齟齬到公開分裂，對共產陣營來說首先暴露了這個用人工勉強拼湊起來的團體，在生理上就有嚴重的缺點，而構成這個團體的理論基礎，即所謂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到了國與國間的個別利益發生衝突時，立即就否定了它的真理和價值。

其次，匪蘇之間鬥爭愈劇烈，愈深刻，就不可避免的要从共產陣營之內溢出這個圈子之外；遂之把亞、非、拉三個地區的年青國家作爲爭取的對象，以致過去十年間，共產主義的活動，就在這三個地區而論並沒有獲得什麼成就，三十年代引入入勝的共產主義魔力，被人視爲不過如此，而且甚至令人厭惡，非洲方面的剛果和迦納，亞洲的印尼，拉丁美洲的多明尼加、智利，以及其他若干反反覆覆的國家，這些國家前後發生政變的結果，就是最好

的例證。

在莫斯科的威望因匪蘇鬥爭受到損害時，它必不可免的要另外找到補償，尤其要從匪共最害怕的方面去找到平衡的辦法。例如，在匪、印邊境衝突時期，蘇俄援助印度及由於共匪同情西德的復仇主義者，蘇俄便與西德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等。當前匪幫最害怕的是美、蘇關係正常化，做到蘇俄聯美制匪，於是蘇俄便要從美國方面去找到與共匪平衡的途徑，是自然而然的。一九六三年一月英、美、蘇三國禁止核試驗條約達成協議，和深測及使用外太空條約的簽訂，可以說是直接間接都是匪蘇鬥爭日趨劇烈之下的產物。

不過我們在檢討匪蘇鬥爭對共黨內部和世局所發生的影響時，不能祇看到過去，而不一看未來；也不能祇看到好的方面和樂觀方面，而不一看壞的和悲觀的一面。匪蘇關係有其統一的一面，也有其矛盾的一方面，此點已爲世界所公認。所謂統一的一面，就是不問匪蘇之間鬥爭到什麼程度，其赤化世界、征服世界的陰謀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 三 匪蘇鬥爭今後可能的發展

在匪蘇關係未趨正常化之前，一般判斷其進一步的發展最具誘惑力的，是有三種可能：首先是匪蘇之間可因雙方的關係日益惡化，最後斷絕邦交，其次是匪蘇邊境上的情勢日益緊張，最後發生戰爭。或者奇蹟出現，而使雙方表面上握手言歡，保持共產世界集團形式上的團結。

目前的情勢非常明顯，毛匪核子試爆已有十六次之多，每增加一次，即顯示它的力量更大一點，對蘇的仇視就更多一點，侮辱蘇俄便加深一點，但有一個限度，仇視和侮辱限度到不絕交爲止；而蘇俄方面也儘量予以採取審慎容忍的態度，能够忍受得下的，以絕不採取絕交的步驟爲原則。前者是由於本身的力量有限，無法做到大張撻伐的地步，因而有聯美制俄的統戰陰謀；而後者是在匪區內部培植的親蘇份子力量尚不够成熟強大，不能作內應顯覆毛幫的勢力，只好忍氣吞聲，低三下四，一拖再拖。

關於後者的判斷，匪蘇發生邊境戰爭，小規模衝突不能避免，而大規模戰爭，可能性極少，因爲目前蘇正進行和解外交，如果放棄它的和解姿態，而對毛共冒然發動預防性戰爭，勢將受到世界輿論的指責，以致其在國外喪失的聲望和信任尤大，至於和解以及關係正常化並不是絕對不可能。根據

多年來的事實來看，「談談打打」、「相互指責」、「批評」、「叫囂」、「詆毀」、「辱罵」從無間斷。雙方都是利用衝突作政治上的宣傳，它們分頭努力的，是各搞各的國際性組織，利用此種工具以對付對方。

匪蘇雙方同為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者，骨子裏是暴虐而殘酷，表面上是嚴密到與世隔絕，即所謂鐵幕低垂。事實上在共產主義方式的統治下，使國內情勢，不論在經濟、軍事、政治、社會上的一切都陷於困難重重，人民處於水深火熱飢寒交迫的邊緣，到處充滿了憤恨怨懟的暗流，絕對不利於發生一次大規模戰爭。一旦戰爭爆發，雙方人民勢必揭竿而起，首先推翻暴政的統治。就蘇共而言，蘇共目前係在集體領導的制衡下，在一種脆弱基礎上力求穩定；經濟體制一再改革，目前尚在蛻變中。而匪偽政權內部又何嘗不是呈現分崩離析的狀態，二次文化大革命，一再進行整肅，其紊亂情形可以想像，如何發動一場曠古空前的戰爭，的確值得令人懷疑。當然，據一般的看法，認為雙方劍拔弩張，那不過是爲了轉移內部人民不遺與怨恨共產統治制度的視聽，加強維持其形將垂危崩潰的統治局面。

現階段匪蘇鬥爭的特徵，是「一面談判，一面對抗」，雙方都在玩弄「反革命的兩手策略」。共匪之所以願意進行時斷時續的談判，是在以時間換取空間作爲籌謀應付備戰的充分準備，爭取發展核子武器的時機；毛共不會「打無準備的戰」，俟其核武器的發展，到了足可與蘇俄平衡或超過蘇俄時，才會「拋棄幻想，準備戰爭」。同時毛共的二次文革運動，也正是反美、反蘇的一種運動；在第一次文革，毛匪會親自領導一般所謂「紅衛兵造反」運動，對內而言，是擁護毛派，消滅反毛派的權力鬥爭；對外言，是毛匪對蘇共政策路線的鬥爭，這一震驚世界的風暴摧毀了蘇共在大陸上所佈置的親蘇組織力量勢必土崩瓦解，從而使莫斯科的威望在共產世界裏一落千丈。然而同時也增加了毛匪內部所引起的思想性、政治性、軍事性以及經濟性方面的種種危機，誠非短時間所能克服，尤其是中華民國之存在、壯大、繁榮、富庶，與共匪內部的紊亂、枯萎、貧困的形勢相對照，足以構成對毛幫嚴重致命的威脅，是極顯明的事實。

至於蘇俄之所以願與毛共談判拖延，是在利用談判爭取非親毛共之各國共黨組織力量的支持，孤立毛共，揭露毛共之叛逆罪狀，同時蘇俄國內國外也有其不能容許輕率向毛共發動核戰奇襲的因素，乃是由於過去曾對一九五

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運動之鎮壓和一九六八年八月進兵捷克的教訓，曾引起共黨集團之不滿，使蘇共聲望上失多得少，況且毛共亦不可與匈、捷事件同日而語。因此，匪蘇之間的關係，多數觀察家認爲至少在一九七五年以前，匪蘇間縱然不會發生全面戰爭，但雙方也沒有協調和解而使彼此關係正常化的餘地。

目前匪蘇關係，表面上是不戰不和，實質上也可以說是亦戰亦和。正如毛匪澤東所說的：「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至於「把軍事衝突看作是戰爭，把政治鬥爭看作是和平」，認爲那只是自由世界的觀念，但共黨却並不如此。

過去匪蘇鬥爭發展到最高潮的事件是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及邊疆一連串事件，迄至本年元月匪方驅逐五名從事間諜活動的蘇俄大使館人員，不久蘇共亦在西伯利亞拘捕一名匪偽駐蘇使館秘書間諜逐出蘇境，作爲報復行動。本年三月蘇俄一架直昇機在新疆哈巴河縣境降落，連同機上人員三名爲毛共扣留，蘇方一再照會索還，說明該機係迷失方向，油盡迫降。匪方則答稱該機乃在執行特殊任務，且斥責蘇方的飛機入侵活動有增無減，僅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到目前入侵新疆地區達六十一起之多，並要求蘇方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否則必須承擔一切後果。蘇方最近於五月間又透過國際紅十字會轉向共匪索還人機，亦未置答。蘇俄轉向共匪提出警告要求中共「除非北平尊重蘇俄的領土完整」，它將不許共匪船隻通過中國大陸東北邊界的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若干蘇俄內路水道的一項挑戰。據各方報導，此項措施亦係針對毛匪拒不歸還直昇機及人員以及索還領土的一種威脅。

匪蘇長期尖銳的對立是一種事態的發展與繼續，因此引起各方人士的注意，從各個角度，做過見仁見智的分析。西歐若干政治家們，已不再爲美蘇間爆發核子戰爭的可能性担心，而憂慮忡忡的却是匪蘇間的關係日益惡化而且具有爆炸性。認爲蘇俄頭子們面對一個傷透腦筋的選擇：究竟應該發動摧毀共匪核子力量，以「手術戰爭」推翻北平反蘇的政權，抑或採取「放任不管」政策，聽任蘇共無限期生存在軍事力量、敵意激增、八億人口的共匪威脅之下？這些人甚至說，今後十二月至十八個月內是匪蘇爆發戰爭最危險的時期。

倫敦國際戰研所一位軍事家說：「就蘇俄對中共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而

言，現在是最好時機，否則將永無機會」。英國一位評論家於本年五月九日說：「六十師的蘇俄與蒙古軍隊，現在均已完成戰備，正與中共一百四十個師對峙中」，「在蘇俄軍隊由守勢改爲攻勢，同時蘇俄將戰術性的飛彈部隊——裝在機動發射器上有核子彈頭的中程飛彈——調至東方前線」，「著名的飛彈專家托羅布柯元帥已奉派擔任『遠東司令』而且已設立了新的中亞軍事指揮部」②。英國衛報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報導：「毛共現有一百至一百四十架中程轟炸機，五十枚六百至一千哩的中程火箭，有二十枚二千哩的洲際飛彈，足以對蘇方之伊爾庫斯克、海參威、伯力等地施以威脅。此外尚有射程遠達三千五百哩的洲際彈道飛彈，可以襲擊蘇俄的任何目標包括莫斯科在內，亦認爲蘇俄爲免貽後患於無窮，確有摧毀共匪核子設備的意圖」。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亦曾對歐洲提出警告說：「蘇俄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並非沒有可能」，季氏有幾次重申蘇魯布里茲涅夫曾向其提出警告說：「蘇俄領袖對中共問題，無法更長久保持漠然的態度」，「如果你們美國人有一個人口八億，聲稱美國西南大部份土地爲其領土，同時生產足以摧毀紐約核子彈的墨西哥作爲鄰邦，該想一下你們有何感覺」？③

過去三年來，匪蘇曾屢次談判解決邊界爭執及北平所提大部份土地歸屬問題，但迄未獲有任何結果。匪方堅持，蘇俄必須承認十九世紀中俄簽訂之平等條約的無效，作爲達成任何協議的先決條件。

#### 四 匪蘇雙方進行的外交壓力

匪蘇對立，互相攻訐，互揚穢史的政治外交鬥爭中，高潮迭起，大有寢其皮而食其肉之勢，雙方二百萬大軍對峙，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匪方的宣傳機構和報刊一再集中火力指責蘇俄陳兵大陸東北各省和新疆邊陲，又高呼俄軍即將進攻，抨擊蘇俄爲「頭號敵人」遠超過帝國主義者。在國際舞台上共匪亦多方設法侵蝕蘇方的陣地，不斷抨擊美帝、俄帝兩個超級大國互相勾結，妄圖瓜分世界。而蘇俄雖亦不斷還擊，然其程度遠遜於共匪，尤以蘇魯布里茲涅夫屢次提議恢復言和，停止謾罵，尋求解決邊界問題，使雙方關係正常化。甚至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間向匪方提出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而毛共則要求蘇俄先撤走其駐紮邊界的一百萬大軍爲先決條件。

蘇共在口頭上力倡和平安全，而實際上是暗中擴張、拓展，歐洲方面姑

不論列，即以亞洲而言，一方面倡議「亞洲集體安全體制」，一方面使蘇俄海軍艦艇和特務人員却縱橫於東南亞、印度洋、東北亞的海域，對大陸內部的行動，亦必同樣的在不遺餘力的進行滲透顛覆，步步緊迫，足令毛匪頭子們寢饋難安，如果對蘇俄的關係和緩，則俄人潛伏的勢力愈爲猖獗，毛曾的統治權亦隨之愈形動搖，劉少奇、王明、林彪等案就是一例，實例頗多，無庸贅述。總之，匪蘇鬥爭要拚個你死我活，絕不放棄，務求剷除蘇共在大陸的一切影響力，蘇俄間諜案自是最佳的例證藉口，匪方並指出莫斯科派出和指揮的特務，分佈在大陸各階層和地區，匪共新華社五月十日報導，匪共已將蘇俄與北平的「批孔、批林」運動連結在一起，而指控克里姆林宮企圖把中國古代聖人的弟子們轉變爲「傀儡皇帝」，顯見二次文革乃是誅鋤異己包括蘇俄滲透份子在大整肅運動。

至於蘇俄在亞洲所提出的集體安全制度，雖未爲亞洲國家立即接受，但它的感染力正日在加強，活動的範圍亦日形廣泛，正如日本過去時代的「水鳥外交」，亦即是兩面外交，外表似無什異樣，暗中却在拚命活動，不僅印度、孟加拉被控制，而日、星、馬、泰、菲、印尼的過去峻拒態度，最近似乎亦逐漸消融。而毛共亦一向企圖趁美國撤退，獨自掌握亞洲，視亞洲各國爲其禁脔。目前蘇共勢力顯見日張，反映毛共的勢力日細，一步步陷入蘇共的包圍圈中。因而，毛共除了國內問題外，對亞洲國際上的外交戰，也要與蘇共相周旋搏鬥。當前毛共揭發蘇俄間諜案，指出蘇方特務份子的陰謀，可以警惕東南亞國家和日本等勿與蘇俄親近，否則引狼入室，墜入圈套，後患無窮，對蘇共應該展開反擊與防遏的工作。然而共匪又何嘗不在暗中積極預謀，最近匪與馬來西亞建交，並對菲、泰、星加坡亦有意指染，即對日本之竭力拉攏亦從未鬆弛。其實匪蘇對亞洲的和平都是口蜜腹劍，一丘之貉的大騙子，世人對兩者都不能不予以特別提高警覺。

本年六月八日法國前內閣部長貝泰柯率領一法國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問匪區後指稱：「共匪領導階層在對付據指來自蘇俄的軍事威脅的態度，已經有了驚人的改變，除非是一種策略的姿勢，目的在使西方各國確信它們較諸共匪受到蘇俄的威脅還大，從而引致它們強化它們對莫斯科的態度」。「無論如何，縱然匪蘇軍事局勢緩和，而外交關係仍然緊張，這一事實，繼續存在」。

## 五 匪蘇引發大戰的趨勢與展望

匪蘇衝突的真正因素，主要的是基於經濟而與地理政治因素有關。雙方之不能互相協調和緩，以至雙方間引發大戰的危機，的確非常嚴重。但倘若深入觀察，權衡戰爭爆發的條件，似乎還未成熟，也就是說還沒有立即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因為戰爭的主動掌握在蘇俄手上，所以應從蘇俄方面去探討，不庸置疑的是蘇共對毛共政權早已深惡痛絕，無時不在希望顛覆毛共，重建一個親蘇的共產政權。但因為共匪不同於匈、捷，可以用閃電式手段實施佔領，同時蘇俄在毛共內部直到現在還找不出與匈捷一樣，有相當大的內應力量，因此很難採取純軍事手段來改變匪蘇的現狀。首先是匪蘇間如果爆發戰爭，勢將無法避免一場核子大戰。因為莫斯科坦白說過，中共正亟謀成爲一核子飛彈超級強權，俾左右其他國家的命運，恰好與共匪新華社所廣播攻擊蘇俄走的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在時間上相吻合。這種毀滅性的核子戰爭，一旦爆發，勢將引起人類的大災禍，而成爲世人的公敵，因此蘇俄還不敢公然打一場核子戰爭，而且也沒有打核子戰爭的必要，無論從俄國人戰爭心理上的準備，國際共黨多數意見，錯綜複雜的國際矛盾鬥爭局勢的互相牽制，世局仍然跳不出核子恐怖所造成的核子僵局，世人也仍然是在戰爭危機中尋求避免戰爭的途徑。因此，蘇俄雖然不斷地增加對毛共的軍事壓力和政治壓力，但主要的還是等待有利的機會，而採取軍事政治相輔進行的手段，所謂政治手段，如前面說過的「間接戰爭」，「操縱內亂」，「邊疆事件」等將是多種形式的，在蘇俄看來，由於毛共內部思想的混亂，權力鬥爭的激烈，特別是接班人問題無法解決，領導中心渙散與青黃不接等嚴重情況，也許可預見的將來，出現更爲有利於蘇俄的機會。至今毛共內部的動亂仍在繼續發展中，但還未有發展到頂點，如果過早的行動，也許有助於毛共內部鬥爭的緩和；因此認爲匪蘇間戰爭的危機還在處於發展的過程中，一旦匪僞內部形成嚴重的動亂，特別是毛酋死亡後所引起的大動亂，將給予蘇俄以插手的機會，最危險的地區是新疆、西藏和中國的東北。前兩者為民族的邊疆，易爲蘇共所利用，後者是大陸資源的寶庫，是蘇俄幾世紀以來永不忘懷的目標。所以說戰爭的危機不是現在，也要從匪僞內部動亂的發展中，去仔細探討戰爭的爆發點。

其次，蘇俄如果真要對共匪發動攻擊，第一，也必須考慮美國的態度，前年美國一家報紙透露，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間，蘇俄曾兩次準備對共匪發動戰爭，但均爲尼克森總統所勸阻，因而當前如果美國仍然堅絕反對，蘇俄便不敢一意孤行不能不有所顧慮。第二，蘇俄必須精確計算，如果對共匪發動攻擊，能否一舉摧毀共匪所有核子設備，尤以消滅共匪的核子報復能力，蘇方鴿派份子從來沒有這樣的信心，如果沒有絕對的把握，蘇俄自然也不敢輕舉妄動，形成功虧一簣的態勢。

最近美國權威專欄作家艾爾索甫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論文，認爲目前匪蘇之間爆發大戰的可能性，爲百分之三十對百分之七十，艾氏又認爲如果尼克森總統被國會彈劾去職，則此種可能性將升高爲百分之四十對百分之六十。艾爾索甫雖未說明爲什麼匪蘇戰爭與尼克森關連一起，年來確定的事實顯示：美毛蘇三角關係，乃是依靠相互衝擊，又相互制衡的規律交互演變，這就是很清晰的說明。

此外，除了以上兩項理由外，還有一項更爲重要的理由可以支持匪蘇不易發生大戰的原因，便是戰爭並不能真正解決匪蘇間的問題，而戰爭一旦爆發，其演變的後果，則是難以想像的。

再者中國大陸地區遼闊，交通不便，人口衆多，工業亦不集中，所以蘇俄要以雷霆萬鈞之勢，像征服匈、捷那樣來征服中國大陸，是絕對沒有可能；而且共匪在中國民族主義狂潮的支持下，對蘇俄進行長期的「民族戰爭」，蘇俄又有多大力量來消耗，而蘇俄是又何嘗甘願在這一民族戰爭中將中共及中國共黨僞政權澈底被埋葬掉。匪蘇戰爭對共黨集團、國際局勢以及蘇俄內部將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蘇俄頭子們對這些問題不能不事先有所考慮。

再就近日來蘇俄擬對毛共另外實施一種壓力，根據上年路透社十二月五日電訊報導，蘇共已向全世界共黨提出擬在一九七四年內召開世界共黨大會。此一會議顯然有雙重目標：其一是重新確定蘇共第三世界的政治領導地位，其二是試圖組成對付共匪的陣線，阻撓毛共同樣的領導地位，以至在共黨集團中逐出共匪。據報導義大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北韓、北越共黨都有反對的意見。

本年元月間六十七個國家共黨官員在蘇共唆使下，在布拉格舉行會議，再次討論舉行世共大會問題，嗣經保加利亞方面透露關於開除中共問題無法

事前達成協議。於是莫斯科又明顯提示希望舉行一次世界共黨高峯會議，且不排除中共。另據共黨外交界人士說，如此的會議，其主題與動機都不明確，並認為共黨行動中的分裂，在一次高峯會議中，更可明朗化。

姑且勿論蘇俄的如意算盤是否將會實現，而僅論及國際力量的均勢問題，克里姆林宮旨在努力在中國大陸扶植親蘇份子，無論是用懷柔的手法也好，抑或用強硬的策略也好，其成敗必將對此種均勢產生莫大的影響，是無可置疑的。布里茲涅夫政權目前正向共匪大施壓力，企圖孤立共匪，同時竭力擴大培植親蘇份子。另一方面，共匪對蘇共耍弄這種手段而激怒非凡，但它除了頑強抵禦以外，却向蘇共提出一個志在解決領土歧見的溫和方案。看來這兩大世界共黨妖魔間目前短時間是不會有真正的戰爭危機，然而雙方間的種種問題，絕非短期間便可解決，而在短期內匪蘇的緊張關係也決不會鬆弛下來，一句話還是一個拖的局面。然而匪蘇雙方關係之繼續惡化，將成爲一九七四年世局演變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

## 結論

匪蘇鬥爭原是長期性的，由於雙方大量陳兵邊陲，其潛在的戰爭危機，的確極其嚴重；尤以最近發生的驅逐從事間諜的外交人員，扣留人機，切斷通航河道，關閉沿中國大陸四省邊界等等事件④，一再形成劍拔弩張的高潮，大戰即有一觸即發之勢，然而事實上雙方爆發戰爭的條件，似乎尚未發展到成熟的階段。尤以世界高唱「談判」代替「對抗」響激雲霄，不僅偽裝「和平」的蘇俄，甚至崇尚「暴力」的毛匪都想加以充分利用，這正是匪蘇目前竭力增強針鋒相對的外交攻勢的因素之一。

匪蘇和解固然不利於自由世界，但一旦爆發戰爭同樣也可能爲人類帶來曠古空前的災禍。戰史指出，戰爭爆發的動機，乃是根據許多必然因素發展的結果而促成的。當前核子時代，不可能如過去二次大戰的起因，係由於某一事件作爲藉口，漸次擴大或因判斷錯誤以致形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戰火，而造成雙方均趨於毀滅的災禍。

匪蘇兩大妖魔似乎永無休止的互相謾罵、誣蔑、詆毀，以及用盡種種卑鄙的言詞相峙對抗，早已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的事。回溯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以及一連串邊疆衝突，一度引起鬥爭的高潮，面臨大戰邊緣，而終於「免戰

牌」高懸，息鼓收兵。四年來亦有無數次干擾事件發生，均不足以大肆渲染，已爲世人所知。但有人認爲這是轉移世人視線障眼法，而另有所圖，此點暫不置論。

最近由於邊疆事件高潮又起，作者認爲戰爭的主動乃掌握在蘇俄手上，（按毛匪目前還未有主動對外作戰的能力），故而應從蘇方探討，誠如本文所述，蘇俄對毛匪早已深惡痛絕，雖經百般遷就，亦無絲毫妥協餘地，故而無時不在希望顛覆毛幫，重建一個親蘇的共黨政權。但是蘇俄在毛共內部尚未建成立成相當大的內應力量以及由於國際局勢及國際共黨間矛盾牽制，是不會斷然採取純軍事的行動。因而祇有對毛匪不斷增加軍事與政治壓力，近日印度在蘇俄支援下試爆核彈成功，正也是對毛匪增加威脅之一的一種手段。此點亦足以引起毛匪加倍的嫉惡仇恨。

以建立多元均勢爲目標的美國國務卿季辛吉進行權術外交，能使美蘇、美毛關係逐漸改善，却無法化解此世界兩大共黨——匪蘇間的仇怨與矛盾，因而可能有均勢的制衡，却不可能有所謂均勢的和平出現。

蘇共目前正以全力與毛共爭奪第三世界的影響力，而毛共同時也發動全面的外交攻勢，以抵制蘇俄的壓力，諸如匪與美、日建立密切關係，對非共國家保持友好態度，尤對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加強，表示熱心支持，希望西歐維持其強大力量從而阻止蘇俄轉調兵力前往中國大陸邊境，兼而不斷對蘇俄領導地位進行挑戰，使之想把世界共黨運動完全納入莫斯科單獨控制的希望成爲幻影。

至於匪蘇能否引發一次大戰，如果蘇俄鷹派方面認爲毛匪內部局勢的動盪情形足以引發進行戰爭的時刻，則可難免不作孤注一擲的打算，然而蘇俄攻擊毛匪，無論是核子攻擊抑或傳統式的攻擊，都可以在國際上造成危險的影響。

註①：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註②：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中國時報轉載倫敦美聯社消息

註③：同註①

註④：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四日聯合報轉載莫斯科美聯社消息：無限期關閉沿中國大陸四省：阿穆爾省，猶太自治省及東哈薩克省約九十萬平方公里地區，禁止外交人員前往旅行。